



# 我的老师

□ 杜元刚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我在本村上小学,刘佃坤老师一个人教了我们三年,一直当班主任。

记得刚开学时,我们还没有固定教室。刘老师在操场边的一棵槐树上砸上一个铁钉,挂一块小黑板,手里拿半截粉笔,就在那里给我们上第一节课。我们围坐在他周围的石头上,或者自带的小板凳上,在膝盖上放一块小石板(条件好的可以从供销社里买),没有石板的就直接拿着演草本,津津有味地听讲。人冬前,这个班级一直就这样露天上课。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,拼音、识字、算术、珠算、唱歌,最初的学校教育都是刘老师带着我们上这棵槐树下起步的。

其实,刘老师的学历并不高,他属于老三届初中生,返乡后就进本村学校当民办老师,开启了教学生涯。他上课基本用方言,但他教会了我们正确的拼音方法,让我们学会了使用普通话朗读和写作文。10以内数的认识和加减法口算、100以内数的认识和加减法口算、1到100连加的珠算练习、用毛笔写大仿字,我们班学得又快又好,有时还参加学校的比赛和表演。在他的教导下,我们班留级的最少,三年下来很少有掉队的。

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在数学课上“跑火车”。那时我们都没见过火车,但刘老师给我们设计了一个“跑火车”游戏,在教学10以内以及100以内数的加减法口算时,他把几十道数学题(例如23+65= 73-5=)用毛笔写在纸条上随机抽取,全班同学从第一排开始,每个人都轮流站起来念题目,念完题目就要马上口算说出答案。答对一个题目,算是过了一节车厢。熟练以后,同学们一个个前赴后继,正确答案脱口而出,一个个笑脸激动得通红,老师的脸上也漾着喜悦,一节课不

知不觉就结束了。

最有趣的是刘老师教我们学习打乒乓球。记得是在一年级第二学期的清明节后,刘老师在班里说,咱们学校新建了一个水泥球台,我可以教你们学习乒乓球,但是没有班费,我给大家出个主意,需要大家共同出力来解决。于是,响应老师号召,每天下午放学后,我们男女同学四五个人一组都到山上捉蝎子。每人自制一把木头镊子,再找个浆糊瓶子或者小药瓶就可以了。山坡上,堰头边,到处都有我们活跃的身影;遇到过蛇、蜥蜴、青蚰蜒,冒过冷汗,挠挠头,壮壮胆,继续干;被蝎子蜇过,疼得嗷嗷叫,回家用肥皂水洗洗,第二天继续上山。一个月后,全班集齐了大半瓶子的蝎子,到公社采购站卖掉,换了不到10元钱(当时一个大蝎子卖2分钱),首先买了2个最便宜的直板正胶球拍,又买了31个乒乓球(其中20个奖给了交蝎子排名靠前的同学,11个作为班级公用),我们班第一次居然有了这么多的资产!从第二天起,上课前,放学后,我们班就有十几个学习成绩不错的同学,被推选为首批乒乓球爱好者学习乒乓球,发球、推挡、削、拉、扣杀,在刘老师的一对一指

导下,这些同学在半个学期就取得较大进步,完成了球艺的“原始积累”,并将这个爱好一直保持到了中年。

我们村办学校的老师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刘老师这样的人。那时的民办教师既是教师,也是农民。放假和麦假时必须回生产队里领着学生干农活。他们不仅是村里的教书匠,还是木匠、石匠、泥瓦匠、油漆匠,下地就做庄稼活,爬上架子就垒墙盖屋,拿起毛笔能写春联和大学报,主持村里红白公事,他们样样都会。毫不夸张地说,那时的山村教师都是文化人,学校就是村里的文化主阵地。

虽然那时物质条件很差,但和现在的合班并校、封闭管理相比,那才是真正教书育人的教育。我的老师们可能不会背诵多少深刻的教育理念和思政纲领,但他们朴素的教育实践和因地制宜的教育创新,满足了山村孩子的受教育需求。没有这一大批默默奉献的乡村民办教师,我们这些山里的穷孩子,是不可能走出大山,考上大学的。

时常和小学同学怀念起校园里的自由时光,终生感谢我的民办教师们!

祝老师们健康长寿!



# “能力”是硬件,“努力”是软件

□ 杨德振

一个人的能力与努力程度常常是成正比的,越努力就越有能力。一个人有能力而不去努力,到头来只能是平平庸庸,错失机遇,浪费时间和青春。因此,在能力与努力之间似乎蕴藏着人生某种格局、结局和某种迥异的情形差别。

一个人的能力是由智力、知识、经验、胆识、社会技能等因素构成的。体现出来的价值,往大处说,是为社会做出了多大的贡献,取得了哪些方面的突出成就;往小处说,是否能够自食其力地生存下来、履行正常人的责任担当,都是能力大小与强弱的体现和展示。

而决定能力大小与强弱的关键因素就是努力的程度。有人很努力,能力就越来越强大;有人不努力,能力也就慢慢会被弱化、消弱,犹如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,最后变得平庸无为、碌碌一生。

努力的途径和过程不外乎选准出力的位置,并做到卖力地干活和不停地学习。“出力的位置”就是方向,“卖力地干活”是指态度,“不停地学习”是具体方式。方向、态度和方式都正确、得法,一个人的能力很快就会提升上来。而在现实生活中,很多人看起来“很努力”,可是能力怎么也提不上来,原因可能就是方向、态度和方法哪个重要环节上出现了纰漏和问题。

我见过一个年轻人,朝九晚五地上班,兢兢业业,业余时间也报考了各种技能学习班。按理说他的业务能力和岗位能力应该是出类拔萃,远超一些同事的。可实际上他能力平平,还不如一些学历低、资历浅的同事能力强、业务上手快。我原以为他是智力高、情商低才造成这样的困境,后来通过详细了解,才发现他的努力与能力两者一点儿也挂不上钩,学非所用,专业不对口,

根本不能做到学以致用、扬长避短、发挥专长,学习只是在盲目地“凑证书”“凑文凭”。而且他还喜欢经常“跳槽”,说是“敢于接受各种挑战”,实际上他进入的都是陌生的行业和不熟悉的岗位,把原先所学专业和各种努力获得的知识储备弃之如敝履,造成重复浪费和反复废止,所以无论他在一个非专业领域再怎么努力,能力依然上不来,拔尖不了。一开始方向错了,态度和方法再正确,同样也无济于事、于事无补。所以,努力还要对准方向发力,再配之以态度和方法,能力就会与日俱增。

没能力,要努力;有能力,也要努力。要想跟上时代的节奏和步伐,就要在“能力”与“努力”上下硬功夫。“能力”是硬件,“努力”是软件,只有软硬兼施,精进不懈,知行合一,革新鼎固,固本培元,才能过上你想要的生活,才能获取你想要的成功事业。



# 秋梦无凭

□ 张修东

据说,颢顼最早设计了历法,将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。“寂寞芳菲暗度,岁华如箭堪惊。”打那,季节的梦,无凭无据,循规蹈矩,有序递嬗,飞快流逝。

每一个季节,都有自己的梦。就像每个动植物,从一出生,就有自己的梦一样。

秋,季节的梦,自然与日光、风水、空气有关,与其间动植物的长成、催熟、发展有关。

秋的梦,实现了,是圆梦;没有实现,是幻梦。

有人说,时间是个单行道,它有去无回,即使有去有回,也是在那个不知什么时候才出现的轮回上演。时间,催促季节跋涉;时间,驱赶人类前行;时间,与日头同频共行……时间,在搜索每个季节里梦的宽泛素材,完善每个时段里梦的内容,填补每个钟点里梦的表达。

秋日如梦。每一个秋日都是。

秋梦,相对于其他季节的梦,是特色的,既是自顾自的,又是丰富多彩的。

玉米的拔节,无声无息,只有夜间才伸展腰肢,伴着稀稀拉拉的疏影散月,这时的玉米,它在做着百年千秋以来一直未变的梦,显得有点絮叨重复或者说有点弱智,像个定时播放音乐的留声机在反复播放一首经典音乐。

在这轻柔音乐的伴奏下,玉米的根基更为牢靠,腰杆更为强壮,玉米粒更为成熟,它们相视而笑莫逆于心,互相观望着同伴的成熟。玉米秸秆因势而异,但有个同样的梦:奉献,奉献,不停地奉献。

在经历了一个夏日的美梦之后,大地上的秋梦在延伸。

“青山绿水,白草红叶黄花。”青山依旧在顽强抵抗着,不论是风吹日晒,不管是秋雨淋漓,它会尽可能实现“能绿

一会是一会、能坚持一霎是一霎”的夙愿。而绿水,完全是青山白云的参照和周边景物的映衬,离开了生存影像的渊源,绿水也不再称之为绿水。这时的绿水,也是秋梦的一部分。庄子说,“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”,静雅澄清的池水、风平浪静的湖水,几乎能照出人脸的模様,人也就有可能探悟出秋“道”的机缘。

秋梦最明显的,是柳深、草白、叶红、花黄。青青河边草,一步一挪脚,随着秋风的吹拂,它被抽干水分,吸干养分,在一步步变得枯萎,没有了生机,失却了初来时的活力。草的叶子,嫩些的,经不住秋雨的摧残,由青变红,这时的枫叶应该是最好的说明。

昨天,到外环路溜达时,我发现了山菊花,枝枝挺拔屹立,有的孤零零一枝独秀,有的成群结队像新组合的大家庭,秋风扬吹,摇头摆尾,交头接耳,它在向路过的我招手致意,甚是招人喜爱。“待到秋来九月八,我花开后百花杀”,一位诗人这样描述,确实到位,这时的黄菊花,吐蕊芬芳,开得正艳。“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它在小道两旁站着,真像古诗里写的:满城尽带黄金甲。

那么,深柳白草红叶黄花的梦是什么?一定是展示。一茬一茬的生命,秋风扫过之后,满是凄凉,而待来年春风吹又生之时,便是一个新生命的接续,一个个新的梦想由此而生。

秋,秋的梦,是遥远的。在“夜半酒醒人不觉,满池荷叶动秋风”之时,秋的梦更意味着成熟、稳健。

秋,秋的梦,又是现实的、连续的。现实中人又都有接续的梦。旧梦不去,不能摆脱旧梦的纠缠,哪有新梦?哪有新梦的地盘?不能摆脱旧梦纠缠的梦,秋梦,永远是个幻梦。

秋梦,还是无所顾忌,更会一直前行!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:lzc b f k @ 126.com,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,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